

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

羅元則 李元平 劉參 閻敬立 崔書生 李則 陸憑 潯陽李生

羅元則

歷陽羅元則，嘗乘舟往廣陵，道遇雨，有一人求寄載，元則引船載之。察其似長者，供待甚厚。無他裝囊，但有書函一枚，元則竊異之。夜與同臥，旦至一村，乃求「暫下岸，少頃當還。君可駐船見待，慎無髮我函中書也。」許之乃下去。須臾，聞村中哭聲，則知有異。乃竊其書視之，曰：「某日至某村，當取其乙，某村名良是。」元則名次在某下，元則甚懼而鬼還。責曰：「君何視我書函？」元則乃前自陳伏，因乞哀甚苦。鬼愍然，謂：「君嘗負人否？」元則熟思之曰：「平生唯有奪同縣張明道十畝田，遂至失業，其人身已死矣。」鬼曰：「此人訴君耳。」元則泣曰：「父母年老，惟恃元則一身，幸見恩貸。」良久曰：「念君厚恩相載，今捨去，君當趨歸。三年無出門，此後可延十年耳。」即下船去。元則歸家中，歲餘，其父使至田中收稻，即固辭之。父怒曰：「田家當自力，乃欲偷安甘寢，妄為妖辭耶？」將杖之，元則不得已。乃出門，即見前鬼，髡頭裸體，背盡瘡爛，前持曰：「吾為君至此，又不能自保惜。今即相逢，不能相置。」元則曰：「舍我辭二親。」鬼許，具以白父。言訖，奄然遂絕。其父方痛恨之，月餘亦卒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李元平

李元平者，睦州刺史伯成之子，以大歷五年客於東陽精舍讀書。歲餘暮際，忽有一美女服紅羅裙襦，容色甚麗，有青衣婢隨來。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，平悅而趨之，問以所適，及其姓氏。青衣怒云：「素未相識，遽爾見逼，非所望王孫也。」元平初不酬對，但求拜見。須臾，女從中出，相見忻悅，有如舊識，歡言者久之，謂元平曰：「所以來者，亦欲見君，論宿昔事，我已非人，君無懼乎？」元平心既相悅，略無疑阻，謂女曰：「任當言之，僕亦何懼？」女云：「已大人昔任江州刺史，君前生是江州門夫，恒在君家長直，雖生於貧賤，而容止可悅。我以因緣之故，私與交，通君才百日，患霍亂沒。故我不敢哭，哀倍常情。素持千手千眼菩薩咒，所願後身各生貴家，重為婚姻。以硃筆涂君左股為志，君試看之。若有朱者，我言驗矣。」元平自視如其言，益信，因留之宿。久之，情契既洽，歡愜亦甚。欲曙，忽謂元平曰：「託生時至，不得久留，意甚恨恨。」言訖悲涕，云：「後身父為今縣令，及我年十六，當得方伯。此時方合為婚姻，未聞。幸無婚也。然天命已定，君雖欲婚，亦不可得。」言訖訣去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劉參

唐建中二年，江淮訛言有厲鬼自湖南來，或曰毛鬼，或曰毛人，或曰棍，（「或曰棍」原作「報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不恒其稱。而鬼變化無方。人言鬼好食人心，少女稚男，全取之。民恐懼，多聚居，夜烈火不敢寐，持弓刀以備。每鬼入一家，萬家擊板及銅器為聲，聲振天地。人有狂懼而死者。所在如此，官禁不能息。前兗州功曹劉參者，舊業淮泗，因家廣陵。有男六人，皆好勇，劉氏率其子，操弓矢夜守。有數女閉堂內，諸郎巡外。夜半後，天色暝晦，忽聞堂中驚叫，言鬼已在堂中，諸郎駭。既閉戶，無因入就，乃守窺之。見一物方如床，毛鬣如蝟，高三四尺，四面有足，（明抄本「足」作「眼」。）轉走堂內。旁又有鬼，玄毛披體，爪牙如劍，把小女置床上，更擒次女。事且迫矣，諸郎壞壁面而入，以射毛床，毛床走，其鬼亦走。須臾，失鬼所在，而毛床東奔，中鏃百數，且不能走。一人擒得，抱其毛，力扞之。食頃，俱墮河梁，大呼曰：「我今抱得鬼。」鬼困。急以火相救，及以火照之，但見抱橋柱耳。劉子盡力損，小女遺於路。居數日，營中一卒夜見毛鬼飛馳屋上，射之不可，叫呼頗動眾，明日伏罪。以令百姓，因而有盜，竊托以妖妄。既而自彌。亦不知其然。（出《通幽記》）

閻敬立

興元元年，朱泚亂長安。有閻敬立為段秀實告密使，潛途出鳳翔山，夜欲抵太平館。其館移十里，舊館無人已久，敬立誤入之，但訝萊蕪鯁澀。即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，控轡至廳。即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，皂衫人對曰：「亦可住。」既坐，亦如當館驛之禮。須臾，皂衫人通曰：「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倝。」敬立見之，問曰：「此館甚荒蕪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今天下榛莽，非獨此館，宮闕尚生荆棘矣。」敬立奇其言，語論皆出人右。倝乃云：「此館所由（「由」原作「用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並散逃。」因指二皂衫人曰：「此皆某家崑崙奴，一名道奴，一名知遠，權且應奉爾。」敬立因於燭下，細目其奴。皂衫下皆衣紫白衣，面皆崑崙，兼以白字印面分明，信是倝家人也。令覘廚中，有三數婢供饌具，甚忙，信是無所由。（「由」原作「用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良久，盤筵至。食精。敬立與倝同餐，甚飽。畜僕等皆如法，乃寢。敬立問倝曰：「緣倍程行，馬瘦甚，可別假一馬耶？」答曰：「小事耳。」至四更，敬立命駕欲發，倝又具饌，亦如法。倝處分知遠，以西槽馬，送大使至前館。兼令道奴被束槽馬：「我餞送大使至上路。」須臾馬至，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，倝亦行。可二里，倝即卻回執別，異於常館官。別後數里，敬立覺所借馬，有人冀之穢，俄而漸盛，乃換己馬被馱。（「被馱」明抄本作「乘之」。）而行四五里，東方似明。前館方有吏迎拜，敬立驚曰：「吾才發館耳。」曰：「前館無人。」大使何以宿，大訝。及問所送僕馬，俱已不見，其所馱輜重，已卻回百餘步置路側。至前館，館吏曰：「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，在彼館後園，久已頽毀。」敬立卻回驗之，廢館更無物，唯牆後有古殯宮。東廠前有搭鞍木馬，西側中有高腳木馬，門前廢塚子二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。漸覺喉中有生食氣，須臾吐昨夜所食，皆作朽爛氣。如黃衣曲塵之色。斯乃櫬中送亡人之食也。童僕皆大吐，三日方復舊。（出《博異記》）

崔書生

博陵崔書生，往長安永樂裡。先有舊業在渭南。貞元中，嘗因清明節歸渭南，行至昭應北墟壠之間，日已晚，歇馬於古道左。比百餘步，見一女人，靚粧華服，穿越榛莽，似失路於松柏間。崔閒步劇（明抄本「閒」作「踵」，「劇」作「覷」。）逼漸近，乃以袂掩面，而足趾跌蹶，屢欲仆地。崔使小童逼而覷之，乃二八絕代之姝也。遂令小童詰之曰：「日暮何無儔侶，而愴惶於墟間耶？」默不對。又令一童，將所乘馬逐之，更以僕馬奉送。美人回顧，意似微納，崔乃僂而緩逐之，以觀其近遠耳。美人上馬，一僕控之而前。才數百步，忽見女奴三數人。哆口盆息，踉蹌而謂女郎曰：「何處來？數處求之不得。」擁馬行十餘步，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。崔漸近，乃拜謝崔曰：「郎君憫小娘失路，脫驂僕以濟之，今日色已暮，邀郎君至莊可矣？」崔曰：「小娘何處獨步至此？」

青衣曰：「因被酒興酣至此。」取北行一二里，復到一樹林，室屋甚盛，桃李甚芳。又有青衣七八人，迎女郎而入。少頃，一青衣出，傳主母命曰：「小外生因避醉，逃席失路，賴遇君子，卹以僕馬。不然日暮，或值惡狼狐媚，何所不加。闔室戴佩。且憩，即當奉邀。」青衣數人更出候問，如親戚之密。頃之，邀崔入宅。既見，乃命食。食畢（畢原作果。據明抄本改。）酒至，從容敘言：「某王氏外生女，麗豔精巧，人間無雙，欲待君子巾櫛，何如？」崔放（「放」原作「逐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逸者，因酒拜謝於座側。俄命生出，實神仙也。一住三日，宴游歡洽，無不酣暢。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。玉姨好與崔生長行，愛崔口脂合子。玉姨輸，則有玉環相酬。崔輸且多，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，半已輸玉姨，崔亦贏玉指環二枚。忽一日，一家大驚曰：「有賊至。」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。才出，妻已不見，但自於一穴中。唯見荒花半落，松風晚清，黃萼紫英，草露沾衣而已。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。卻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，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塞穴，已至櫬中，見銘記曰：「原周趙王女玉姨之墓。平生憐重王氏外生，外生先歿，後令與生同葬。棺柩儼然，開櫬，中有一合，合內有玉環六七枚。崔比其睹者，略無異矣。又一合，中有口脂合子數枚，乃崔生輸者也。崔生問僕人，」但見郎君入柏林，尋覓不得，方尋掘此穴，果不誤也。「玉姨呼崔生奴僕為賊耳。崔生感之，急為掩瘞仍舊矣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」

李則

貞元初，河南少尹李則卒，未斂，有一朱衣人來，投刺申弔，自稱蘇郎中。既入，哀慟尤甚。俄頃屍起，與之相搏。家人子驚走出堂，二人閉門毆擊，及暮方息，孝子乃敢入。見二屍共臥在床，長短形狀，姿貌鬚髯衣服，一無差異。於是聚族不能識，遂同棺葬之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」

陸憑

吳郡陸憑少有志行，神采秀澈，篤信謙讓。家於湖州長城，性悅山水，一聞奇麗，千里而往，其縱逸未嘗寧居。貞元乙丑三月，游永嘉，遭疾而歿。憑素與吳興沈萇友善，萇夢憑顏色憔悴，曰：「我游至永嘉，苦疾將困。君為知我者，願托家事。」萇悲之。又敘舊歡，宴語久之。因述文章，話虛無之事，乃謂萇曰：贈君《浮雲詩》一篇，以寄其懷。詩曰：虛虛復空空，瞬息天地中。假合成此像，吾亦非吾躬，「悲吟數四。臨去曰：」憑船已發來，明日午時到此。「執手而去。及覺，所記甚分明，乃書而錄之。如期而憑喪船至。萇撫孤而慟，賻助倍禮。詞人楊丹為之誌，具旌神感，銘曰：」篤生府君，美秀而文。沒而不起，寄音浮雲。「（出《通幽記》）」

潯陽李生

李生者，貞元中，舉進士，下第歸潯陽，途次商洛。會漢南節使入覲，為道騎所迫。四顧唯蒼山萬重，不知所適。時日暮馬劣，無僕徒。見荆棘之深，有殯宮在焉，生遂投匿其中。使既過，方將前去，又不知道途之幾何，乃歎曰：「吾之寄是，豈非命哉？」於是止於殯宮中，先拜而祝曰：「某家廬山，下第南歸，至此為府公前驅所迫，既不得進，又不得退，是以來。魂如有知，願容一夕之安。」既而閒望，時風月澄霽。雖郊原數里，皆可洞見。又有殯宮，在百步外，彷彿見一人，漸近，乃一女子，妝飾嚴麗，短不盡尺，至殯宮南，入穴中。生且聽之，聞其言曰：「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，今夕風月好，可以肆目，時難再得，願稍留念。」穴中應曰：「屬有貴客，寄吾之舍，吾不忍去，乖一夕之歡，不足甚矣。」其人乃去，歸殯宮下。生明日至逆族問之，有知者，是博陵崔氏女也，隨父為尉江南，至此而歿，遂槁葬焉。生感之，乃以酒膳致奠而去。（出宣室志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